

「12瞞逃」理所當然在內地審訊服刑

8月23日，廣東海警所在管轄海域截獲一艘涉嫌非法越境的快艇。經調查後，當局發現船上12名香港人中，至少一人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獲保釋候查，其餘則涉嫌製造或管有爆炸品、縱火、暴動、串謀傷人等罪被香港警方起訴。據稱，有關人等涉嫌畏罪企圖偷渡到台灣。

保釋安排寬鬆助長潛逃

這類潛逃事件令人關注到法庭現時的保釋安排是否過分寬鬆，有鑒於今次並非個別事件，早前已有其他被起訴的疑犯潛逃到台灣、德國等地，法庭必須面對現實。

遺憾地，目前有關國安法和治安問題的案件中，疑犯潛逃已是屢見不鮮的現象，這不只是因為台灣當局對此持歡迎態度，還有美國及其盟國敵視中國、刻意刁難，包括美國在內多個西方國家更暫停了與香港的引渡協議。

因此，法庭必須考慮到，很多司法管轄區正積極鼓勵疑犯潛逃，而容許保釋就等於在背後推上一把。而且，疑犯往往有無數的資金來源，讓他們輕易就能付錢給蛇頭偷渡到台灣，這些資金還包括了往國外的費用，例如機票、接應者的賄賂、假旅遊證件和住宿費。法庭顯然不能再忽視以上因素，即使批准保釋，也要附加嚴厲的條款，如每天到警署報到。

干犯內地「偷越國（邊）境罪」，最高可處以一年監禁，若與恐怖主義有關，則可判處三年監禁。因此，深圳執法當局需要徹底調查快艇上的船員和偷渡客，究竟是誰提供資金、每人付了多少錢，以及有無人受到賄賂，並了解



以法論事
江樂士

台灣方面參與程度。當然，這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水落石出。根據被捕人的背景，只要確認他們有罪責，起訴就不是問題。

雖然美國政府處理美墨邊境非法移民問題引來全球的不滿，但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卻表示對這12名疑犯的處理方式感到憂慮，此不過戲言而已，志在安撫一下反華分子。如果蓬佩奧覺得現時美國邊境拘留中心內，被迫與父母分離對兒童造成的傷害是可以接受，那他顯然沒資格為試圖逃避法律制裁的疑犯說什麼話。

事實上，深圳有關部門更可能擴大調查的範圍。日前有關部門發言人回應

蓬佩奧時指，該12人因非法跨越邊境被捕，並補充：「他們企圖把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這表示，被捕者現在還涉嫌分裂國家，果真如此，那案情則比偷渡嚴重得多。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15條說得很清楚：「防範、制止和『依法懲治』境外勢力的滲透、破壞、顛覆、分裂活動。」

內地做法符合國際慣例

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6條列明：「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別規定的以外，都適用本法。」舉例而言，如果有香港人在香港搶劫後，在內地非法處理犯罪得益，就可以在內地被起訴，因為洗錢這個行為是發生在內地。如此類推，假若

有人在香港推動「港獨」，並計劃到台灣與反華勢力聯手，最後卻在內地被捕，雖然與當初計劃有出入，但仍舊是計劃衍生出的結果，當局可以起訴。

雖然蓬佩奧和他的「香港代理人」批評，特區政府沒為這12人做得更多，但他們顯然對案件的法律背景一無所知。凡在中國內地犯罪的，都要服從內地的刑事法和法律程序，不能期望會有特殊待遇。如果香港人在內地被定罪，就要完成所有法律程序並且服刑（如有）後，才能返港。

這也正是美國和其他國家處理刑事案件的方式，蓬佩奧等人說再多，也改變不了這個基本現實，更不要提他們正妨礙司法公正了。

註：原文刊於英文版《點新聞》，中文版由編者所譯

律政司前刑事檢控專員

解構「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口號的本質(下)

從歷史和政治背景的角度理解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這個政治口號在十年多前「本土分離主義」（Nativistic Separatism）在香港冒起的特殊歷史和政治環境之中產生，而其內涵又與「本土分離主義」有雷同之處。我們可以有理由認為「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是「本土分離主義」的其中一種表現方式。因此，「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意思可以參照「本土分離主義」的大量不同相關論述而作出理解。

過去十多年來，隨着中國迅速崛起和香港與內地關係越來越密切，香港出現了各種各樣被籠統稱為「本土分離主義」的主張，這些主張在部分知識分子、媒體、年輕人和反對派人士當中的影響尤為深刻和明顯。儘管「本土分離主義」在香港社會並非主流觀點，但「本土分離主義」分子卻得以通過積極政治動員、激烈言行、出位動作、衝擊行動、一些反對黨派的逢迎和反共媒體的渲染而取得不合乎比例的政治影響力，從而顯著擴大香港的政治分化、對立和鬥爭，加劇特區政府的管治困難、分化內地同胞與中央和香港人的關係、對香港的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損害、並讓外部勢力在香港有機可乘和興風作浪。

本質就是「本土分離主義」

從「一國兩制」在香港能否成功實踐的角度看，「本土分離主義」的出現固然是難以接受的事情，但它作為一種極有可能只是「短暫」的現象的誕生則絕對是有跡可尋，甚至是一個逃避不了的東西和過程。在某種意義上「本土分離主義」側面反映「一國兩制」方針的實踐成功。

「一國兩制」方針預期了在改革開放戰略下國家會迅速崛起、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響力會與日俱增、內地與香港的發展水平差距會不斷縮小、香港對國家發展的角色和重要性會不斷調整和下降、內地對香港各方面的影響會不斷上升、香港的經濟競爭力和內地比較會逐步遜色、香港對內地的依賴會持續增加、兩地同胞的交往會越來越頻繁、香港對西方世界的重要性會不斷減少、而香港與西方的關係也會越來越淡薄。這些大的趨勢在將來仍然會長期延續下去，不會跟隨香港人的主觀意願而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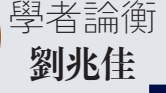
然而，香港有不少人基於其素來對內地的優越感和一些揮之不去的反共和反中意識，其對西方文化、宗教、價值觀和力量的頂禮膜拜，加上他們堅信香港的價值觀、制度和生活方式最終會被內地落後的東西所蠶食、破壞和取代，因此對這些大勢的出現感到不安、憂慮和恐懼。

「本土分離主義」雖然在某程度上反映香港人的憂慮，但卻是這種香港人普遍心態的至為極端、非理性、扭曲和粗暴的表現，也絕非大部分香港人所能接受的一種政治主張。從國家和香港歷史發展的大勢觀察，「本土分離主義」應該是「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短暫的「逆流」。它既違逆世界、國家和香港發展的大勢，在各方面損害香港的穩定、繁榮和發展，也不符合香港人的利益和福祉，因此無法持久。

本質上，「本土主義」並非是一套嚴謹和扎實的政治理論，缺乏明確的目標，沒有切實可行的政策計劃和行動綱領，在政治上空談理念而漠視現實，更缺乏有號召力和強勢的思想領袖。當然，個別知識分子試圖從歷史、文化和社會角度印證香港人是一個有別於中華民族和內地同胞的，擁有獨特的歷史、文化、價值觀、制度、生活習慣、語言、集體經歷和回憶、對外聯繫、國際視野，以及共同利益的「優秀」「民族」、社會群體、「自治城邦」或「命運共同體」，但理論內容粗疏貧乏，片面曲解歷史，而且經不起實證的考驗，「想像」和「一廂情願」成分居多。「本土分離主義」對一些不了解香港的「殖民地」歷史、香港過去與內地的密切關係、和對自己的國家的歷史和現狀陌生的年輕人雖有不少影響，但在社會上其思想影響力卻實在有限。

基本上，「本土分離主義」是一種複雜的心理情況的反映和載體，代表着一系列負面情緒的表達和發洩。一方面蘊藏着所謂的對香港的自豪感和歸屬感，特別是對香港價值觀和體制的頌揚，當然其中有過度美化

和理想化的成分。二方面對內地的政治、社會、文化和發展持負面和輕蔑的傲慢心態。三方面對香港的「殖民地」過去抱持正面態度，尤其是對「殖民管治」、「殖民地」的「先進」典章制度讚譽有加。四方面覺得回歸後的香港在各方面都走向衰敗和倒退，「今不如昔」的感覺頗為強烈。五方面斷定香港正在走向「大陸化」，經濟上固然會越來越依賴內地，而其先進事物也正不斷受到落後的內地文化、制度、生活方式和語言的侵蝕。六方面認為香港的「國際性」和國際地位不斷下降，越來越與西方剝離，遲早其國際地位與內地城市無異，最終更會讓西方「拋棄」。七方面斷定香港的利益與內地和中央的利益不一致，在一些方面更是尖銳對立。香港人的利益越來越被內地居民所蠶食或剝奪。八方面擔心在香港日後的人口構成中，內地人的比例越來越高，「真正」的香港人變成「少數民族」。在這些傲慢、自豪、不安、悲觀、憂慮、憤怒、焦灼、恐懼、惶惑和躁動的情緒的牽引下，自然地呈現出濃烈的「分離主義」「分裂主義」、「香港與中國內地割裂」的元素。



學者論衡
劉兆佳

「本土分離主義」分子提出的建議和主張雖然不盡相同，但將香港與內地、香港人與內地人、香港與國家、香港與中央對立起來，並力主盡量減少雙方的來往的意圖則是它們的共同點。「本土分離主義」從香港從「獨立政治實體」角度去理解「一國兩制」；不承認中央在「一國兩制」下所擁有的權力和職責、意圖擺脫中央對香港的管治；致力隔斷香港與內地的各種聯繫、否定香港人乃中國人的身份；提倡「本土自決」、「公投自決」、部分人甚至鼓吹「香港獨立」、「香港建國」等極端立場並付諸行動。

實現「港獨」是其終極目標

「本土分離主義」分子眼中的「對手」或「敵人」甚多，包括所有那些不同意他們的主張的人，尤其是中央政府、內地居民，以及來自內地到香港定居、學習、工作和投資的人士；香港的愛國愛港人士和被他們視為「以中央為『馬首是瞻』，並決心讓香港『大陸化』」的香港特區政府，那些不認同「本土分離主義」的反對派也經常受到排斥和批判。「本土分離主義」分子的偏執、自以為是、缺乏客觀根據的「危機感」和強烈的排他情緒，導致他們傾向和敢於用粗暴和暴力的言行對付其「對手」或「敵人」，顯然相信他們的崇高信念和「救港」情懷讓他們有足夠理據去「違法達義」和「為所欲為」。

上述講述的「本土分離主義」的基本內容其實與「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背後的思路相差不遠，我們甚至可以斷言「本土分離主義」在思想上為「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提供養分和血輪。從另一個角度看，「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本身就是一種「本土分離主義」。

小結

綜合以上對「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這個政治口號的字面理解、和對認同和呼喊這個政治口號的人的言行和其歷史政治背景的探討，我們可以判斷這個政治口號帶有頗為明顯的「本土分離主義」內涵和推翻或破壞香港特區政權的意圖。換句話說，這個政治口號一方面鼓吹把香港以某種方式分裂、脫離和擺脫中國，其中比較極端的方式是「香港獨立」和「公民自決」；另一方面則鼓吹以激烈行動包括暴力讓香港特區政府倒台或無法有效管治。誠然，這個簡單的政治口號沒有作出行動上的具體指引，但觀乎其支持者網上和網下的言論和行動，一些認同「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人認為「抗爭者」所應該採取的實際行動確實是明顯不過的。遊行、示威和文宣工作固然是「指定動作」，尋求外部勢力的支援和介入香港事務也必不可少。不少人更以打、砸、燒、堵塞交通、破壞公共設施等帶有恐怖主義性質的行動來試圖迫使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屈服。

簡言之，「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與香港的動亂有關，更不利於國家的統一、領土的完整、民族的團結和香港特區的穩定和管治。

註：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抗疫是面鏡子，誰真心愛港一清二楚

在香港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危急時刻，特區政府啟動為期14天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中央政府堅定支持，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馳援香港，同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並肩戰鬥，與香港各界共克時艱。

疫情控制不住，不僅市民健康受威脅，民生經濟也遇到極大挑戰。恢復經濟和生活的措施無法展開，香港與內地的人員流動受阻，國際經貿和交流都無法完全恢復。在此形勢下，推行大規模檢測是國際公認的抗疫良方，有助於盡快發現確診患者、切斷傳播鏈條。此次普檢有超178萬人接受採樣，找出至少42例確診患者，切斷多條病毒傳播鏈，讓更多人免受病毒侵襲，也為民生經濟恢復打下基礎。

疫情對香港來說，是一個嚴峻的挑戰。抗疫是一面鏡子，照出誰真心為香港，誰一心禍害香港，大家看得一清二楚。

普檢背後，是平凡英雄們的辛勤付出。6000多名香港醫護人員和學員作為志願者進行採樣，負責支援工作的有4000多名現職和退休公務員。同時，應特區政府請求，中央迅速組織內地570多名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員協助香港抗疫，短時間內大幅提升香港的檢測能力。連日來，很多熱心香港市民不斷通過寫信、發郵件、製作心意卡、手繪主題漫畫等方式，向醫護和工作人員，向內地支援隊表達感謝。中央對香港的厚愛關懷，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的同心協力，內地人民與香港同胞的守望相助，這些不僅是香港抗擊疫情的底

氣，也是香港走出困境再出發的動力。

抗疫關鍵時刻，攪炒派又幹了什麼？就在大家爭分奪秒為市民提供「願檢盡檢」服務時，攪炒派唯恐天下不亂，千方百計阻撓檢測。他們危言聳聽造謠「基因送中」「帶毒入境」，對內地支援隊人員資質、試劑品質說三道四，鼓動杯葛普檢，又質疑普檢效果。攪炒派自己毫無建樹，卻以謬論阻撓抗疫。中國人歷來有「人命關天」的說法，攪炒派連人命都不顧，真是極度冷血、令人不齒，也讓香港市民再次看到他們的真面目。

普檢告一段落，但香港防疫仍不可鬆懈。當前，香港仍有數宗不明源頭的個案，社區尚有一定的隱形傳播鏈未截斷，加上香港是高度開放的自由港，國際疫情蔓延的態勢尚未得到根本扭轉，短期內疫情傳播的風險依然存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要繼續加大社區檢測力度，以更有力的舉措切斷傳播鏈條。任何時候，香港市民的生命健康安全都是第一位的。只有真正控制住了疫情，香港才能重整旗鼓再出發，才能盡快恢復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轉。

比起新冠病毒，更可怕的是攪炒派散播的「政治病毒」和謊言。香港要從攪炒派製造的政治泥沼中走出來，回歸到理性認識問題、務實解決問題的正確軌道上。我們堅信，一個齊心協力、團結抗疫的香港定能渡過難關，早日走出「疫」境。

註：原文刊於人民日報客戶端

棄保潛逃算什麼「民運人士」？

深圳市公安局日前發表通報，表示早前十二名意圖偷渡到台灣而在內地水域被捕的港人，因涉嫌觸犯內地《刑法》的偷越國（邊）境罪，已被依法採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為此，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奧塔格斯在Twitter宣稱該12名被捕者是「香港民運人物」，並認為他們被扣留，是「香港人權惡化的例子」云云。

不諱言的說，奧塔格斯的言論，不但違背國際法上的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更是故意顛倒黑白、混淆視聽。首先，民運人士應是以和平方式表達政治訴求的人，但是十二人意圖偷渡之前，除李宇軒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外，其他人則是因涉嫌暴動、襲警、串謀意圖縱火、管有物品意圖損壞財產及製造爆炸品等罪而被起訴。

從他們被起訴的罪名來看，即使根據無罪推定原則，法院未審判前先假定他們無罪，但也是多宗涉及暴力案件的犯罪嫌疑，怎能稱得上「民運人士」呢？美國現時因為種族歧視，致使多個地方爆發暴動，假如我方外交部發言人也像奧格塔斯一樣，將美國暴力案件的疑犯稱作「民運人士」，把美方的拘捕起訴，說成是「美國人權惡化的例子」，美國能夠接受嗎？

其次，十二人偷渡失敗前，香港法院可是根據無罪推定原則，以及本地的《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D條，批准了他們保釋的申請，即使他們最終罪名成立，也有申請上訴的機會。然而，他們卻選擇在保釋期間潛逃，意圖循水路偷渡到台灣，才會因非法越境而被捕。

其三，他們會否因為偷渡前的作為而觸犯內地其他法例，則視乎內地執法單位的偵查結果而定。畢竟，內地《刑法》也有禁止危及國家安全方面的條文，第6條

則規定：「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別規定的以外，都適用本法」，當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意思是領空、領海及領土，香港特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自然屬於「領域」之內。

因此，任何人只要在包括香港在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涉嫌犯罪，即使其行為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前作出，但只要是在內地《刑法》正式施行後作出，而疑犯本身又已經處於內地的司法管轄區之內，內地公檢法機關便自然有權行使管轄權，而不抵觸《刑法》第12條的不溯及過往原則。

至於反對派聲稱十二人應該送回香港受審，則是毫無法理基礎可言。一是香港和內地至今尚未曾簽署刑事法律協助及移交逃犯協議，內地自回歸起雖曾將約200名刑事疑犯移交給香港，但這只是內地在沒有一個正式的協議下，主動向香港移交。二是十二人現時涉嫌在內地觸犯的逾越邊境罪，即使內地執法部門在偵查過程中，發現對方涉嫌觸犯其他內地法例，也是先應交由內地審理。特區政府頂多只能在眾人在內地受審或服刑完畢後，再要求內地把十二人遣回香港受審。

總而言之，不論十二人會否只是被控偷越邊境罪，還是同時被控其他罪行，內地警方在今次案件中，完全不涉及跨境執法，而是他們非法闖入內地水域後，在內地的司法管轄區內實施拘捕，完全符合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原則。換言之，假如他們不是棄保潛逃的話，他們現在也不會被在內地被拘留。既然如此，他們偷渡的失敗，又怎會是什麼「香港人權惡化的例子」呢？

時事評論員